

注评本

红楼梦

肆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注评本

红楼梦

肆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话说薛蝌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吓得一跳，心中想道：“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。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书中纵横设计，如钗、凤诸人，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也。只不理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法儿。”任他风浪起，我只不开门，“路谒北静王”之作用也。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，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门。与其为柳下惠，不若为鲁男子，掩门之义也。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。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，心中七上八下，七上则六，八下则九，用六用九，乾坤正义，《风月宝鉴》写此而已。故提笔指是宝蟾。笨伯又曰：乃为洗出不是金桂，抑又何必。竟不知是如何是好。听见窗纸微响，细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细想。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覆去的细看。写来情事宛然，而能疑能想，正能看结果者也。猛回头，看见窗上纸湿了一块，走过来觑着眼看时，却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吓了一大跳，听得吱吱的笑声。看果子匪夷所思矣，此尤匪夷所思。吾不知从何想入，从何写出，真是奇情奇笔，能将“淫”字写出骨髓。

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卧。其难较鲁男子为尤甚，写正想又是如此，方与宝蟾文字相敌，又正发明稻香村绝不天然处。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：“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？”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语音。曰一个人，曰仍是，明明金桂在其中矣。薛蝌只不作声装睡。又隔有两句话时，又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“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！”薛蝌听了是宝蟾，又是金桂似的语音，才知道他们是这么一番意思。这意思乃全书意思，《风月宝鉴》，蟾、桂而已，宝、黛、钗、凤同一没造化之人而已。而只是两句话，一为笑，一为恨也。天缺地陷，非恨而何？蓼汀花溆，非笑而何？翻来覆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五更交阳分而睡着，正见睡着，正见一片阴晦中有此清醒之一人也。

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叩门，薛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外面也不答应。薛蝌只得起来，开了门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拢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一件片锦边琵琶襟小紧身^[1]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未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红酒花夹裤，一双新绣红鞋。无非红绿，而紧身必说琵琶襟。“琵琶”二字亦从二玉，然非琴瑟之正，其何能紧身？故为掩着怀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。人非圣贤，又非铁石，辄云不动，无是心，无是人耳。克复工夫，正起于此，特著此语，不惟理圆义足，而借薛蝌直勘性理学问一到尽头处。只得陪笑问道：“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？”宝蟾把脸红着，把脸红着，“把”字奇绝。缘喜怒可把而假，红不可把而假也。写“淫”字直入微微，与岫烟脸红，勘理欲又到尽头处。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

薛蝌见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是他们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来缠。”于是把心放下，这才是真正放心，惟能不放心，始能放心也。唤人舀水洗脸。洗脸对前吃饭，总是《大学》，切莫作闲文看。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，一则养养心神，定静安虑，一在里许。二则出去怕人找他。原来和薛蝌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无人，只有薛蝌在那里办事，年纪又轻，便生许多觊觎之心，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的，也有能做状子的，认得一二个书役的^[2]，要给他上下打点的，甚至又想在内趁钱的^[3]，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，种种不一。都为钗、凤、袭诸人映射，财色并到。薛蝌见了这些人，远远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详^[4]。不题。非宝、黛所能。

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，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宝蟾回来，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。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闹一场，

[1] 琵琶襟：清代便服前襟的一种样式。大襟只掩至胸前，不到腋下；钮扣自大襟领口钉起到立边下方，排列较密。

[2] 书役：即书办。管办文书的属吏。

[3] 趁钱：赚贱，挣钱。

[4] 转详：谓将案情呈报上级官府。

反被宝蟾瞧不起，欲把两三句话遮饰，改过口来，又可惜了这个人，心里倒没了主意，只怔怔的坐着。那知宝蟾亦知薛蝌难以回家，此皆借蟾、桂演钗、袭心事，直照袭人嫁人，则钗之末路已可于百廿回之外见之矣。看薛蝌难以回家是眼。正欲寻个头路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见金桂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东风、西风全到。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蝌似非无情，此从心中一动生出。又不甚兜揽^[1]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，太觉扫兴，回来告诉金桂，有甚方法再作道理。及见金桂怔怔的，似乎无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间那里睡得着？翻来覆去，想出一个法子来：不如明日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动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娇媚来，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妆出一番恼意，索性不理他，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泊岸^[2]，不愁不先到手。及至见了薛蝌，仍是昨晚光景这般，并无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，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^[3]。此等搬演在他书已为能品，是书则数见不鲜矣。

只见金桂问道：“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么？”宝蟾道：“没有。”“二爷也没问你什么？”宝蟾道：“也没有。”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，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“若作此事，别人可瞒，宝蟾如何能瞒？不如我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没有不尽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^[4]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个稳便主意。”因带笑说道：“你看二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宝蟾道：“倒像个糊涂人。”即“糊涂东西”正义。

金桂听了笑道：“你如何说起爷们来了！”宝蟾也笑道：“他辜负奶奶的心，我就说得他。”金桂道：“他怎么辜负我的心？你倒得说说。”宝蟾道：“奶奶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？”说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此等搬演，不知作者怎样想出，而好东西则钗、黛并到，一笑

[1] 兜揽：招引，招揽。

[2] 移船泊岸：比喻就范，迁就。

[3] 搭转：斡旋，挽回。

[4] 作脚：谓从中牵线联络，做内应。

又关合书旨。即此数言，“红楼梦”了矣，直是怪文。乃读者只赏其情景，惜哉！金桂道：

“你别胡想。因能胡想，故能胡说。我给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说瞎话，所以问你。你这些话向我说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此说读者。宝蟾笑道：“奶奶别多心！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么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顽的。”单刀直入，更不另作引起。

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，就不是个好货，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^[1]，是不是呢？”宝蟾道：“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，我倒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那个耗子不偷油吃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。写题中“纵”字、“工”字，已臻绝顶，而耗子偷油，直揭“意绵绵”回黛玉心事。盖一部淫书，固以黛玉为主也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没娶媳妇儿，奶奶就多尽点心儿，和他贴个好儿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自然要谢候奶奶。那时奶奶再买点东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？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闹起来，就说他调戏奶奶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。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面，奶奶想怎么样？”还题面自不可少。

金桂听了这话，两颧早已红晕了，笑骂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倒像偷过多少汉子似的。我则要问作者。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。”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说道：“罢哟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纤^[2]，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！”收得精湛完密。从此金桂一心笼络薛蝌，倒无心混闹了，家中也稍觉安静。

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一脸的正气。酒壶必不脱漏，而一脸正气则宝钗本领也。文字徐勇可贾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；果然如此，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

[1] 筏子：比喻可供利用的工具。

[2] 拉纤：比喻为双方做中介人，牵引撮合。

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？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静，薛蝌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连眼皮儿也不抬；遇见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。再足“工”字，何其暇耶？而一盆火，一见于“偷娶尤二姨”，再见于“宝蟾工设计”。以火制金，以金自杀，同一宝钗而已。薛蝌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。这且不表。是悉书之里，非书之表也，不是他小说按下故套。

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，待人忽亲热起来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道：“必是薛蝌娶这媳妇时，冲犯了什么，才败坏了这几年。“悔娶河东吼”，即在本年秋令。今日这几年，乃以梦话为钗追原既往。而冲犯之说又直注“错劝哥哥”撞客之说，以明薛蝌败坏所从来。目今闹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贾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妇儿忽然安静起来，财色势利并到。或者是蟠儿转过气运来了，也未可知。”归到气数之天，元妃死矣。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。

这日饭后，扶了同贵过来，荣坏于雪，雪坏于夏，同一坏也，故必特提同贵。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。同贵知机，四字中有大发挥。便说道：“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”说着已到门口。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，薛姨妈一吓，倒退了出来。人影儿一躲，全书大作用，正欲令人知吓知退。金桂道：“太太请里头坐，没有外人。此火因心生灭，不自外来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刘老老屯里人，夏三亦屯里人，乃刚柔难生，天造草昧之象，正善恶初萌之候。善为性生所固有，恶则为性生所本无。故夏三之来，则为过继。不惯见人。因没有见过太太，今日才来，还没去请太太的安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”金桂叫兄弟出来，见了薛姨妈，作了一个揖，问了好。薛姨妈也问了好，坐下叙起话来。搬演薛氏如此不堪。

薛姨妈道：“舅爷上京几时了？”那夏三道：“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，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瞧姐姐。”用提笔指出夏三，作者自权自予。四五月，得夏令之三，热毒方张，宝钗当之。合黛、钗、凤三人为一人，金桂当之，故曰夏三。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^[1]，于是略坐坐儿，便起身道：“舅爷坐着

[1] 不尴尬：来路不正，不三不四。

罢。”回头向金桂道：“舅爷头上末下来的^[1]，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罢。”与“巧合”回留宝玉吃酒针锋相对。金桂答应着，薛姨妈自去了。

金桂见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“你坐着，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事了^[2]，省得我们二爷查考你。能查考夏三者，蜩而已矣。我今日还叫你买些东西，夏三第一事是买东西，人知为砒霜伏线，而不知为收拾荣宁安根。只别叫众人看见。”夏三道：“这个交给我就完了，你要什么，只要有钱，我就买得来。”为“钱”字一叹，为“金”字一叹，“一把辛酸泪”所从来也。金桂道：“且别说嘴，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”上了当，又翻“慰痴颦”回当票公案。说着，二人又笑了一回。然后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饭，又告诉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从此夏三往来不绝，此段乃文章窘境，一片荆棘中而能掉臂游行，吾不知其才几许。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，知是舅爷，也不常回。从此生出无限风波，这是后话，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回来，薛姨妈打开，叫宝钗看时，上写：

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说，府里已经准详，想是我们的情到了。岂知府里详上去^[3]，道里反驳下来^[4]。道里不准，正见天人合道，则气数之天不足恃矣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。道里却把知县申饬。现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没有托到。母亲见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。还叫兄弟快来，不然就要解道。银子短不得，火速，火速！火速即是夏三，不止形容薛蟠笔墨。

薛姨妈听了，又哭了一场，自不必说。薛蝌一面劝慰，一面说道：“事不宜迟。”薛姨妈没法，只得叫薛蝌到县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兑了银子。家人李祥本来在那里照应的，薛蝌又同了一个当中伙计，连夜起程。

[1] 头上末下：第一次，头一回。

[2] 明路：谓正式的途径或程序。

[3] 详：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请示报告曰“详”。

[4] 道：古代行政区划名。清代在省级设主管专职的道，并在省与州、府之间设分守道。

那时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钗又恐他们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，直闹至四更才歇。阴极阳生，正火速之会。到底富家女子，娇养惯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会，晚上就发烧。发烧正是火速。到了明日，汤水都吃不下。莺儿去回了薛姨妈。薛姨妈急来看时，只见宝钗满面通红，身如燔灼，火速如此。话都不说。薛姨妈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，劝薛姨妈。秋菱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叫着。宝钗不能说话，手也不能摇动，眼干鼻塞。叫人请医调治，渐渐苏醒回来，金玉姻缘犹可及止，在钗此时犹可救药。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。

早惊动荣、宁两府的人，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^[1]，必先说荣、宁，即夏三买东西之义。而先是凤姐，祸之媒也。曰返魂丹，黛死矣。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^[2]，贾母、邢、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。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连治了七八天，终不见效。七八十五，所谓将符之年。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一“冷”字，乃妙药。此不能求诸外，须从自己想起也。服三丸，则夏三之毒可全解矣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没有瞧去。此等处补不得，漏不得，最为棘手。而闲闲一语，恰为下半过脉，是乃神品。

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。薛姨妈看了，怕宝钗耽忧，也不叫他知道，书面安顿，固如铁桶。自己来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。薛姨妈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贾政。贾政道：“此事上头可托，底下难托，必须打点才好。”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，因说道：“这孩子也苦了，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，别叫他糟蹋坏了身子。”贾政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但是他家忙乱，况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经年近岁逼，自“桃花社”至此方明写一年，而一片梦话，不过演“成大礼”而已。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过礼。过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。”王夫人答应了。

[1] 十香返魂丹：中成药名，主治痰厥中风，口眼喎斜，牙关紧闭，昏晕欲死，或诸风狂乱、神志不清、语言狂乱等。

[2] 至宝丹：又名局方至宝丹。中成药名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化浊开窍的功效。主治中暑、中风等。

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述了。薛姨妈想着也是。“也是”“也”字多少含蓄。到了饭后，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，大家让了坐。凡此等事，都是薛姨就来。大礼之成，令人齿冷。贾母道：“姨太太才过来？”薛姨妈道：“还是昨儿过来的。因为晚了，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，贾母甚喜。说着，宝玉进来了。贾母便问道：“吃了饭了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才打学房里回来，吃了要往学房里去，吃饭、上学，此处必用连及。先见见老太太。又听见说姨妈来了，过来给姨妈请安。”因问：“宝姐姐可太好了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好了。”“好了”二字括全书。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，见宝玉进来，都煞住了。宝玉坐了坐，见薛姨妈情形，不似从前亲热，虽是此刻没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，满腹猜疑，宝玉猜疑与薛姨猜疑互相发明，入下半回。自往学中去了。

晚间回来，都见过了，便往潇湘馆来。掀帘进去，紫鹃接着。见里间屋内无人，宝玉道：“姑娘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上屋里去了。知道薛姨太太过来，姑娘请安去了。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去了来的，没有见你姑娘。”紫鹃道：“这也奇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姑娘到底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不定。”将入“疑阵”文字，起处便作一片迷离。曰奇了，曰不定，微言也。宝玉往外便走，刚出屋门，只见黛玉带着雪雁冉冉而来。宝玉道：“妹妹回来了！”缩身退步进来。

黛玉进来，走入里间屋内，便请宝玉里头坐。显见情有独钟，以发本文，因以见上文补笔之妙。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，然后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上去看见姨妈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妈说起我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不但没有说起你，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。今日我问起宝姐姐病来，他不过笑了一笑，并不答言。难道怪我这两天没有去瞧他么？”故作斡旋，而婚事显而易见。黛玉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去瞧过没有？”宝玉道：“头几天不知道，这两天知道了也没有去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？”宝玉道：“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爷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再作斡旋，其支离处皆其经营处。若是像从前这扇小门走得通的时候，要我一天瞧

他十转也不难。如今把门堵了，要打前头过去，自然不便了。”一语有千百转身，一心之昏有如此。黛玉道：“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？”宝玉道：“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。若论宝姐姐，更不体谅。又不是姨妈病，是宝姐姐病，向来在园中做诗、赏花、饮酒，何等热闹；如今隔开了，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没事人一般，他怎么不恼呢？”此见黛玉但知宝玉之专属于己，其余皆非所知，乃“疑阵”正面。宝玉道：“这样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”黛玉道：“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，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。”由“疑阵”入“谈禅”。

宝玉听了，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书来，细看了一会。未谈禅，先说书、香，乃一书正义，否则此处成闲文矣。只见宝玉皱眉一皱，把脚一跺，道：“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？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。”此见宝之不能忘情于钗，乃黛之所不能不虑者，故为“谈禅”发端。黛玉道：“原是有了我，黛玉自谓。便有了人。谓宝钗。有了人，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：恐怖、颠倒、梦想，更有许多缠碍。揅玉、剪香，惊梦、绝粒，一切情事。才刚我说的都是顽话，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？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绪不宁，那里还来应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，钻入魔道里去了。”又着此一转，自说自解，便是薛蝌疑悔以蟾、桂为美意。

宝玉豁然开朗，笑道：“很是。你的心灵比我竟强远了，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，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，我实在对不上来。又找前文，递到“谈禅”，其步骤乃尔。能辨此等用笔，自然不突，能辨宝蟾，直指金桂心事，自然不慢。我虽丈六金身^[1]，还借你一茎所化^[2]。”茎者，草也，即黛玉之绛珠草。宝玉存亡视此矣，所谓《寄生草》。请参看“听曲文”评。黛玉乘此机会说道：“我便问你一句话，你如何回答？”此番谈禅，索订定婚姻左券而已，不是释部深文，笨伯不必妄参，请看“乘此机会”四字便解。禅则有何机会之可乘耶？宝玉盘着腿，合着手，

[1] 丈六金身：指佛。

[2] 一茎所化：传说佛为莲花所化生。一茎，代指莲花。

闭着眼，撅着嘴道：“讲来。”铺排面子神理俱得，妙哉。黛玉道：“宝姐姐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宝姐姐前儿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今儿和你好，后来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”一“好”字如珠落盘，其实只借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之说以探其心之所定耳，与问“尔有何贵，尔有何坚”之旨通。

宝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或作悟境以惑看官。“任凭弱水三千^[1]，我只取一瓢饮。”弱水在海，林出于海，言黛玉之外更无可定之人也。黛玉道：“瓢之漂水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”此防金玉之夺也。能知其夺而不敌其夺，且自取能其夺，乃黛玉自责；常人之心如瓢在水，则责宝玉也。黛玉道：“水止珠沉，奈何？”宝玉道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东风舞鹧鸪。”此见金玉之夺，乃宝之漫无主张以致之耳。一问再坚之，一答再许之，以完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”之说。黛玉道：“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。”仍不十分信服，《五美吟》固有所见也。宝玉道：“有如三宝^[2]。”黛玉低头不语。方才死心塌地。

只听见檐外的老鸦呱呱的叫了几声，便向东南上去了。老鸦凶鸟，是书所演无非凶。老鸦孝鸟，是书所指无非孝。鸟声为阳气，东南为阳方，书至此正阴极阳生之候也。宝玉道：“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黛玉道：“‘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鸟音中。’”特引此语，以见黛玉心事千妥万妥。忽见秋纹走来说道：“请二爷回去，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，说：‘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？’袭人姐姐只说：‘已经来了。’快去罢。”吓得宝玉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此篇大落墨后必接大章法，以袭代钗固矣。而此来乃矫其父命，致宝之起身便走，黛玉不敢相留。不惟宝、黛在其掌上，即贾政亦在术中。其诛袭乃以诛钗，实则并以诛金诛雪而已。

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上回为人既死论病源，此回为人既死论病状。知病源则能谨疾于未

[1] “任凭”两句：意谓即使有再多女子，我也只爱你一个。弱水，犹言爱河情海。

[2] 三宝：佛教名词。指佛、法、僧。

然，知病状则能谨疾于初起，为大众痛下针砭也。

上半回以蟾、桂立钗、袭等影身，曰“纵”、曰“工”，其病日深日甚矣，终于杀人自杀。生不如死，其祸在一巧。下半回就宝、黛本身发，一心昏愤，曰“疑”、曰“妄”，是为养痍貽患矣，终于杀身灭性。一死一亡，其祸在于一拙。拙亦病，巧亦病，是皆不能知几如同贵，而甘受夏三之毒者也。文字则上篇以深为浅，下篇以浅为深。其妙非他小说所能，即在本书亦不数见。

【护花主人评曰】宝蟾设计教金桂勾引薛蝌，金桂才肯安静。因金桂安静，薛姨妈才到金桂房中去。因到金桂房中，才看见夏三。因夏三时常走动，将来买毒药有人。层层相因，节节贯注。

宝玉病，黛玉病，宝钗亦当患病，才是一路人。然宝玉之病或因魔魇，或因痴呆，或系假妆；黛玉之病本系气体单弱，又因疑多情切，均非正病。惟宝钗因劳所致，病得光明正大。人品不同，病亦各异。

黛玉问话，层层剥茧；宝玉答语，颇有悟机。而黛玉则说到水止珠沉，宝玉则说到有如三宝，两人结局于斯可见。此老鸦之所以一连几声，飞向东南去也。

黛玉说薛姨妈心绪不宁，如何还能应酬，才不疑及亲事，亦是反跌后文。

【大某山民评曰】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时事。

第九十二回

评女传巧姐慕贤良

玩母珠贾政聚散

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，连忙问秋纹道：“老爷叫我作什么？”秋纹笑道：“没有叫，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，我怕你不来，才哄你的。”娇其父命出自秋纹，即袭即钗也，故与薛姨妈请宝玉饮酒同一骗法。宝玉听了，才把心放下，放心由于一骗，已到卷末“参聚散”。因说：

“你们请我也罢了，何苦来吓我。”说着，回到怡红院内。

袭人便问道：“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的？”宝玉道：“在林姑娘那边。说起薛姨妈、宝姐姐的事来，便坐住了。”袭人又问道：“说些什么？”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。袭人道：“你们再没个计较，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，或讲究些诗句也是好的，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”宝玉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有我们的禅机，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你们参禅参翻了，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头里我也年纪小，他也孩子气，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，他就恼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没有恼的了。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，我又念书，偶然到一处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”袭人道：“原该这么着才是，都长了几岁年纪了，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？”

宝玉点头道：“我也知道。一篇问答，责宝玉诛袭人文字也。夫谈禅为订姻，以谈禅告袭人，是以订姻告袭人也。“初试云雨”，第六回明明写出，则宝之于袭，何事不可说？非若凤姐馒头庵也还用隐说账。乃告不直告，使必不敢破木石，必不敢成金玉，以弭一切阴谋，而乃以隐告之曰：“我们的禅机，别人插不下嘴去。”则袭人又何惮而不东西自便耶？曰“我也知道”，所知果何道？如今且不用说那个。我问你，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？”袭人道：“没有说什么。”宝玉道：“必是老太太忘了，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？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，一方

一圆，统该《易》道。要办消寒会^[1]，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^[2]。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，这会子没有信儿，明日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；若不去，老爷知道了又说我偷懒。”消寒会必费若许拟议，在宝玉非真能消寒者也。袭人道：“据我说，你竟是去的是。才念的好些儿了，又想歇着，依我说也该上紧些才好。昨日听见太太说兰哥儿念书真好，他打学房里回来，还各自念书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赶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气，不如明日早起去罢。”以消寒、读书为两事，便是袭人见识，而特提贾兰，乃与巧姐同为真复者也。麝月道：“这样冷天，已经告了假了，又到学房里去。既这么着，就该不告假呀，显见的是说谎假脱滑儿。依我说，落得歇一天，就是老太太忘记了，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？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么？”袭人道：“都是你起头儿，二爷更不肯去了。”麝月道：“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，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儿，使唤一个月再多得二两银子。”袭人啐道：“小蹄子！人家说正经话，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。”麝月道：“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为你。”袭人道：“为我什么？”麝月道：“二爷上学去了，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爷早一刻儿回来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会子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？我都看见了。”花月亦自相攻伐，见消寒之不易，而语妙如闻。

袭人正要骂他，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道：“老太太说了，叫二爷明日不用上学去呢。明日请了姨太太来，给他解闷，消寒会乃为薛解闷，正明明雪之宜解也。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，明日来赴什么消寒会呢。”宝玉没有听完，便喜欢道：“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兴的，明日不上学，是过了明路的了。”袭人也便不言语了，那丫头回去。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，巴不得顽这一天，又听见薛姨妈过来，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，心里欢喜，便说：“快睡罢，明日早些起来。”于是一夜无话。

[1] 消寒会：也叫暖冬会。起源于唐代。入冬后，亲朋相聚，宴饮作乐，谓之“消寒会”。

[2] 齐打伙儿：一齐。

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，又到贾政、王夫人那里请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学，贾政也没言语，消寒而政无言，所学差，则所教亦差也。在语面恰好。便慢慢退出来。

走了几步，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。见众人都没来，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，跟着几个小丫头，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，说：“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，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，妈妈回来就来。”贾母笑着，道：“好孩子，我一早就起来了，等他们总不来，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”那奶妈子便说：“姑娘给你二叔叔请安。”宝玉也问了一声：“姐姐好。”巧姐儿道：“我昨夜听见我妈妈说，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”宝玉道：“说什么呢？”巧姐儿道：“我妈妈说我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，此李即李毓之理，凡书中姓李者皆视此。不知我认得不认得。我说都认得，我认给妈妈瞧。妈妈说我瞎认，不信，说我一天尽子顽^[1]，那里认得。消寒便是回阳，乃后天所有，事载在书契，故必须认字。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，就是那《女孝经》^[2]也是容易念的。劈头便提《孝经》，圣贤万言明此而已，故曰字没要紧。孝则举念即是，不假外求，故曰容易。寒消于此，阳回于此，是书归结于此矣。看官犹未信“一笑”之旨乎？妈妈说我哄他，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，所以说你哄他。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”自不认字，并不信巧姐认字，此其所以为财色之魅，即因刘老老而成《留馀庆》一曲，亦平旦几希一息而已。人至凤姐，尚有复机，幸勿自弃。宝玉道：“你认了多少字了？”巧姐儿道：“认了三千多字，数通《曲礼》，道合春生。念了一本《女孝经》，半个月头里又上了《列女传》。”孝为性本，故曰一本。阴阳交易，如环无端，来复之机，无分男女。上大段既以贾兰明此理，此大段又以巧姐明此理，太极两仪，始无馀蕴，而一“孝”字总之。故《孝经》外即提《列女传》，曰半个月，正上弦下弦、盈虚进退之候也。至《列女传》乃刘向所作，正合刘老老来历。宝玉道：“你念了懂得吗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。”贾母道：“做叔叔的也该讲究

[1] 尽子：总是。

[2] 《女孝经》：唐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，内容为女子应遵守的孝道。

给侄女儿听听。”

宝玉道：“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说了^[1]，想来是知道的。是书以《国风》正贞淫，而皆在语言文字之外，故文王后妃曰不用说。至其为劝为惩，奈知者少哉！那姜后脱簪待罪^[2]，齐国的无盐虽丑^[3]，能安邦定国，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。若说有才的，是曹大家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谢道韞诸人^[4]。孟光的荆钗裙布，鲍宣妻的提瓮出汲，陶侃（的母）〔母的〕截发留宾，还有画荻教子的^[5]，这是不厌贫的。那苦的里头，有乐昌公主破镜重圆，苏蕙的回文感主。那孝的是更多了：木兰代父从军，曹娥投水寻父的尸首等类也多，我也说不得许多。那个曹氏的引刀割鼻^[6]，是魏国的故事。那守节的更多了，只好慢慢的讲。若是那些艳的，王嫱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蛮、绛仙等^[7]。妒的，是秃妾发、怨洛神等类^[8]。文君、红拂也是女中的豪杰^[9]。”

贾母听到这里，说：“够了，不用说了。自姜后以下，皆书中诸人所取给，而终之以文君、红拂。红拂指黛玉，其评已见于《五美吟》，因黛之不能如，故本书以一死了之。”

[1] 文王后妃：指周文王的正妃太姒。传说她能协助文王治理内廷。

[2] 姜后脱簪待罪：姜后是西周周宣王的正妃。她因为周宣王贪图享受，不理朝政，说：“君王失礼，都是我的过失。”并脱下首饰，待罪于后宫，终使宣王猛醒。

[3] 无盐：即钟春离。她是战国时齐国无盐（地名）女子，相貌极丑，但因向齐宣王自荐，并劝谏齐宣王，被立为齐后。

[4] 曹大家：即东汉女文学家、史学家班昭。班婕妤：西汉女文学家。蔡文姬：名琰，东汉末年女文学家。谢道韞：东晋时女诗人。

[5] 画荻教子：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家境贫寒，买不起纸笔，其母用芦荻在地上书画教育欧阳修读书。

[6] 引刀割鼻：三国魏曹文叔死后，其妻夏侯令女断发割鼻，拒绝再嫁。

[7] 王嫱：即西汉元帝的宫女王昭君。西子：即西施。樊素、小蛮：皆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家伎。绛仙：隋炀帝的宫女，会作诗。

[8] 秃妾发：唐代任环之妻柳氏（一坐刘氏），将唐太宗赐给任环的两个宫女的头发全部烧光。怨洛神：传说晋人刘伯玉妻子段氏生性善妒，只因刘对她称赞过曹植《洛神赋》中的洛神，她便心怀嫉妒，投水而死。

[9] 文君：即汉代的卓文君，因慕司马相如之才，与其私奔。红拂：相传为隋唐时的女侠，姓张，名出尘，是隋末权相杨素的侍妓。在唐传奇《虬髯客传》中，红拂女为司空杨素府中的婢女。因手执红色拂尘，故称作红拂女。